

# 长个樱桃不容易

阳春花

前天一早我去赶大集，喜欢逛大集不是凑热闹，是喜欢大集上琳琅满目的物资和农民新鲜的瓜果蔬菜，总能买到可心的东西。大集上的农产品，多半都是农民自己种植的，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和原生态的醇香。

樱桃快下市了，趁现在多买点。我喜欢买果农的，走至街心，一个果农大姐热情地招呼：“姊妹，自己家的大樱桃，美早，稀甜稀甜的，买点吃吧。”大姐满脸笑容，让人不忍拒绝，我蹲下身，看见樱桃熟透了，仿佛一触碰就能冒出汁液，难怪大姐急于出手。大姐说：“尝尝看，不甜不要钱。”我说：“不尝了吧，美早应该是甜的。”可是大姐硬是塞给我一

个，尝了一下真的好甜，就动手大把大把地往方便袋里装。

这时，听见有人问樱桃多少钱一斤，大姐说16元。那人说：“给我称一些吧。”大姐装了大半袋，问他：“就买这些？还是再装一点？”那人说：“多少无所谓。”言语中透露着豪爽。大姐听对方这么说，连忙把方便袋装满了，称了一下104元。大姐说：“给你割(ga)掉4元，你给100元吧。”那人说：“割什么割，长个樱桃多不容易？给你104元，不能让你吃亏。”大姐说：“我吃什么亏呢？自己种的，你买我的樱桃就是照顾我了。就算我请你吃几个樱桃吧。如果你去我家，准让你吃好，一分钱都不收。”那人说：“哪能呢？种樱桃也是营生，不能随便吃的。”

听着两人对话，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大爷，七十多岁的样子，面目慈祥，白白胖胖的，一直背着手站在摊点前。我向他致以敬重的微笑，老人也向我流露和蔼的笑容。

我懂得老人是体谅果农的不容易。这样的老人谁见了不肃然起敬呢？

于是，我把剩下的樱桃全买下了。回家自己吃不了，我准备送给租住我家房子的两位小姑娘。这两位小姑娘毕业后刚刚参加工作，清清爽爽的，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，见到我总是甜甜地叫“阿姨”，特招我疼爱。我想，她们父母不在身边，我能关照一下也是应该的。

拆掉的瓦砾堆，逐渐地低矮下去，但凡有点用处的东西，都被老街坊们一点点蚂蚁啃骨头似地收拾干净了。不知不觉许多日子过去，打眼一瞅，那些瓦砾被收拾得规规矩矩，当中露出的泥土，随着一阵细雨过，就钻出了菜苗儿……二大爷看见泥土，要种点什么。

堂哥说：“拆迁的地儿，说开发就开发，到时候菜不白种了？”二大爷说：“现在不是没开发么？”堂哥说：“真是爱动弹。”二大爷就说：“毛病都是闲出来的，啥都这样。”堂哥于是扭头望去，瞧见拆迁的地方都被老街坊们收拾成了小菜园地。别说，还挺好看的。

跟老街坊们一样，二大爷穿行在瓦砾堆里，先把其中的木料扒拉出来，房梁、椽子、窗框、房门……整整齐齐放一旁，然后是房瓦、砖块、石头……齐齐整整擦起来，再然后……堂哥生气地跑来数落：“都是些破旧玩意，还有什么用呢？”二大爷说：“说不定，会有用呢！”

还真说着了，有人来收老玩意儿，看看木料，摇摇头，看看砖头瓦块，摇摇头，看看石头……终于开口了，说这个石头，还行。二大爷说：“当然行了，想当初，这块当门石，刘石匠凿了整整一天，能不行？”来人点点头，说开个价。二大爷就说：“这要问我！”

## 老房拆迁

于新良

村里拆迁改造，二大爷打算爬上房顶，把房瓦给揭下来。堂哥说：“咱们都住上楼房了，还要这些瓦做什么？”二大爷说：“好好的瓦，就眼瞅着浪费了？”堂哥说：“不浪费也没法子，难道还想留着传给下一辈吗？”说完一招手，铲车开过来，“咔咔”几下子，房子就拆倒了。

老街坊们都背着手，瞅着铲车来往，望着眼前的瓦砾，说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，咂吧老半天嘴儿，有人说：“当初盖房子，差不多大半年，现在拆个房子，竟然就眨眼工夫。”二大爷说：“什么都一样，种棵苞米要长半年，收割还不就一镰刀的事儿？”

## 女儿的礼物

刘卿

端午假期，女儿从青岛坐动车回家。她从随身的背包里，哗啦啦倒出好多小物件，欢快地招呼我：“快来看看，你喜欢不喜欢？”我一看，有憨态可掬的卡通小猪、小牛和小龙，圆鼓鼓肉嘟嘟的小脸，还有小牛和小龙头上竖着不一样的角，冷不丁一看，就像是三头小猪。我在分清后，自然明白这是对应着我和她爹还有她的属相，忍不住笑了，“它们一看就是一家人，太像了，我喜欢。”

“这是一个月前我周末去淄博吃烧烤时买的，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它们，特别是那只小猪胖嘟嘟傻呵呵的，像极了你。我就知道凡是猪猪，你都喜欢，我就带给你个小念想。”

“不愧是我的闺女，知道

花最少的钱，还能讨我的欢喜。”我捧着小猪爱不释手。

“伸过手来。”她又一本正经地说，接着把一串珠子套上我手腕，“这串珠子虽然不值钱，但是我逛寺庙求的。当时看到有不少人在求，就也跟着求了一串，猜想恁老人家也是喜欢的。”

“哎呀，当然喜欢了。”我转动着手腕，乐滋滋的。

“这个海螺是我周末到威海玩买的，恁老人家没见过几次大海，就从这里听听海的声音吧。”听她这么一说，我又赶紧抓过来听。

“伸过另一只手来。”她接着命令。这样，我的另一只手腕上又被系上一条五彩绳，“过端午了，咱们也应应景。”

“哎呀，俺怎么感觉五彩绳一系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”

我瞧瞧这个看看那个，样样都喜欢。

“不至于吧，这些几元、几十元钱的小玩意，就把你感动坏了？要这样的话，等我有了大钱，还不敢给你买贵重的东西了，万一你激动坏了，就罪过了不是？”

“俺从来没奢望你的贵重礼物，只要你有心了，一分钱的俺也喜欢。”

“这好说，你闺女我海口不敢夸，但这小小的要求好办。你就等着吧。”

一想到未来的日子里，还能收到女儿林林总总的小礼物，我顿时欢喜得有种找不到北的感觉了。

## 分帮

陶宏

打球的时候，认识了新朋友老李。他是个自谋职业者，从小就喜欢打球，是后来到这个球场的。

打球的群体相对固定，都是住在附近的人，从十几岁一直到六十几岁，每个年龄段的都有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，每次分帮都需要分得相对均衡，或者通过转球，或者通过包袱剪子锤两两分开。身高体重差不多，技术水平差不多，反正对位的两个人差不多才好，否则一边倒就没意思了。老李在篮球场上算是大爷辈的了，他快五十岁了。

年轻人是主力，也有劲头，一般打得比较勇猛。开始老李总在旁边兜兜转转，发个球传个球，做个策应，不显山不露水，但是有句话，是锥子早晚会从口袋里露出尖来，时间一长，他就原形毕露了。

开始他虽然进攻少，但你能发现，篮板球好像经常掉到他手里。而且场上的人都大汗淋漓了，他还闲庭信步一样悠

哉，也很少出汗。他解释说，自己跑得少。后来知道，这是他谦虚的话。他的体力不比那些二十多岁的人差，不论是跑，还是跳都很强，而且他打球这么多年，已经掌握了很多的技术，会各种投篮姿势，有丰富的经验，假动作也用得特别好，还有大局观，简直无所不能！有时候你能发现，他竟是场上最厉害的一个，连年轻人都防不住他。当他们这边比分领先的时候，他不动声色甘当配角，但是当比分落后的时候，他就挺身而出开始发挥了。说到底，他还是有好胜心的。再说，篮球本来就是竞技运动，就要分出输赢的。这样的时候，他就成了左右输赢的角色了。

后来再分帮的时候，他自然还是跟老头分。得到他的这一帮就高兴，另一帮自然就不高兴。有人说，这不公平。不公平吗？他确实是那个年龄段的人。他不跟老头分，难道还跟小伙子分，跟小伙子分就公平了？

## 签名

刘吉训

三尺讲台隔断了想做一名新闻记者的梦想。19岁的我，怀揣着一张报到通知单，背着一个铺盖卷，提着一个装脸盆的网兜，去了离县城较远、最偏僻的一所中心学校，开始漫长的教书生涯。

从寝室到教室，从教室到食堂，再到教室，最后到寝室，机械而呆板地重复着。备课、讲课、批改作业，还有一群山村顽童，构成了我生活工作的图景。虽然我也尽职尽责，但很难激动起来，还时常有一丝的失落。

入夜，黑漆漆的，看样子快要下雨了吧？这六月的天，说变就变。猛然想到，这群顽童能否放好桌凳、关好门窗？会不会因为这天气损坏了公物？我这个当班主任的，岂不要承

担责任？想到此，我拿了手电筒，急急地往教室走去。到了教室门口，掏出钥匙开门一看：桌凳安放妥帖，地面纤尘不染，我心头一喜，紧张的心登时放松下来，正准备离去，一抬手，手电光扫到了黑板上，上面歪七扭八地写满了字。唉，这群顽童，怎么就忘记擦黑板了呢？我走上前去，正打算动手，却见黑板上工整地写着——尊敬的刘老师：

师恩难忘，衷心感激。  
学好知识，报效祖国……

那变化多端、如同涂鸦的字迹是全班学生的签名。读到此，我百感交集，不禁泪光盈盈，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。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，像一团团圣洁的火焰，温暖了我冷寂的心……

## 微言不微

农家人一年四季起早贪黑跟土地打交道，很苦很累，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，别有一番乐趣。劳作之余，听听音乐，品茶喝酒，闲翻书报爬格子，侍弄一下庭院花卉，做点家务活儿，这些都是我“简单快乐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看到精彩的影视节目，买到喜

爱的书籍，抓拍到称心如意的美图，也会觉得周身舒畅。

我不富有，却知足常乐。窃以为，只有热爱生活、充实生活、珍惜生活、拥抱生活的人，才会真正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甜蜜、领悟到生活的精彩与价值。

林绍海